

中国农村亲属关系的变化

——对几个家族走亲戚状况的研究

李洁然

(西北大学, 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 亲属关系作为中国社会极为重要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 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并承载着诸多社会功能。传统的亲属关系有自己的形态和范围, 而在时代的变换之下, 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相伴而来的社会诸方面的变迁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传统亲属关系的功能作用和存在形态及在人们生活中的定位也相应地发生改变。关心这其中的“变”与“不变”能使我们对今天中国, 尤其是对处在变革中的广大农村的亲属关系有一定的把握, 对分析今日中国农村的很多问题有一定的帮助。本文以中国农村“走亲戚”状况的调查为切入点, 主要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对一个村庄中几户人家的走亲戚状况予以调查, 了解人们对亲属关系的态度变化, 亲戚之间关系的强弱, 亲属关系作为社会资源的功效等等。以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解释框架和研究视角, 分析亲属关系变化的社会基础以及人们对维系亲属关系的自主选择, 并对未来中国农村亲属关系的走向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 亲属关系; 农村社会; 走亲戚; 变迁

中图分类号: C 91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2)04-0014-06

The Kinship Variation in Rural China

——A study of the convention of visiting relatives in rural families

LI Jie-ran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2100, China)

Abstract: The kinship,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relationship and resources in Chinese society, is closely relevant to everyone, and bears various social functions. In the era of transformation,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and scope of kinship have been changing greatly in the trend of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other accompanying social changes, which may affect all aspects of people's lives, thus the existence and function of the kinship and the niche of people living varying accordingly. The knowledge of the variations as they are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oday, especially of the rural issues and the rural kinship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a certain degree. This paper takes the investigation of visiting relatives in China's rural families as the pointcut and argues that this convention is a bridge connecting relatives, which reflects a pattern of the kinship in one respect. With the

收稿日期: 2012-04-09

作者简介: 李洁然(1987-), 女, 浙江台州人,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case study of visiting relatives of some families in a village, the paper explores people's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the kinship, the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relatives, the function of the kinship as a social resources, etc. Based on Giddens's sociological theory as an interpretive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erspective, it also analyze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kinship variation and people's option to maintain the kinship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orientation of China's rural kinship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kinship; the rural society; visiting relatives; the change in the trends*

一、引言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加速期。在城市化急速发展的今天,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生活形态,观念意识等都在发生着变化,亲属关系是传统社会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源,是人们生活的映照,而传统的亲属形态究竟是否在瓦解,又在哪方面,以怎样的方式影响着当下人们的生活,其功能何在,还是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际内容和作用并没有变化。并且这一问题的研究涉及到关于在传统到现代的演进中,“差序格局”是否在今天有解释力的问题。本文以“走亲戚”作为此次研究的切入点。作为维系亲属关系,连通人们生活的重要手段,走亲戚仍然是中国社会人情来往上备受重视的一环,但是其形式和内涵随着新的生活方式和人们观念改变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面貌和特征。笔者进入陕西省周至县,参与观察其走亲戚的过程和期间的种种事件,并以当地两户大姓人家作为主要调查对象,对不同年龄段的村民进行深度访谈。

二、研究发现

1. 老一代人的社会轨迹

费孝通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差序格局”的概念,成为被人们普遍认同的关于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概括。“差序格局”是指人们的社会关系是以个人为中心,一层层向外推出去的,推得越远,关系越薄。而这种“差序”就是儒家所讲的“伦”。“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

系布出去的网”^[1],所以说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也就是主要是按照男系血缘来决定自己和其他人关系的远近亲疏。在乡土社会中,亲属关系成为人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而我们下文所说的亲属是指由生育和婚姻所构成的关系。

我们关注走亲戚这个中国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习俗和仪式,正是因为它是亲戚间联络感情,互相慰问的一个集中映照。从对年长者的询问中,我们得知因为粮食紧张,过去走亲戚主要送馒头,再一家备一盒点心。那时,人们送的礼品多少和好坏并不以亲属之间的关系亲疏为尺度,也不存在势力的情况,给各家送的东西基本是一样的。而走亲戚这种习俗从正月初二一直要持续到正月十六,甚至是在将近年前的时候就开始走动、送礼。并且对于走亲戚的次序和时间也是有一定讲究的。而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来招待客人,是亲戚家最忙碌的大事,饭食上和吃饭时座次也要有序。人们对于过年走亲戚是怀着期盼和欣喜的态度的。

可见整个过程都非常讲究礼数和对传统的沿袭。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一种仪式,郭于华认为“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凡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过渡(社会类别的,地域的,生命周期的),强化秩序及社会整合的方式”^[2]。这个界定使我们准确地对走亲戚这个活动进行了定位,也体现了其社会功能所在。

中国人重家,重亲属关系的观念是有其历史背景的。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生活生产依赖于土地。在没有技术支撑的时代里,人力

显得原始而有限,家庭是主要的生产单位,亲属邻里的互助是生存必要的。同时由于通讯和地理障碍,国家的统治是疲软的,根本没有力量把触角伸向乡村,乡村呈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状态,也就形成了以地缘性和血缘性为特征的村庄,那么儒家伦理、家规族法、乡规民约、村庄舆论就成为人们生活的约束力和粘合剂。在这种血缘社会中,在“缺乏变动的文化力,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利。”^[3]这样一来,走亲戚正是反映了晚辈对长辈的一种尊敬和应尽的礼节,同时起到维系亲属关系,加强社会整合的作用。

而从现实的,个人的层面来说,人们对走亲戚这个仪式化活动的态度也就反映了这项活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首先,人们表示忙碌一年后,通过走亲戚可以看望亲友,加强沟通,还可以通过拉家常来传递信息,这也是亲情的一种延续。其次,人们非常重视亲属关系的扩展和庞大,以便壮大家族势力。这是在情感的沟通和联系之外的一些隐性的需求,当然这并不是赤裸的功利心,因为人们只是抱着“人多力量大”这种心态,而并不是等着将来有一日要从中获利。最后,由于近亲连结在家庭和宗族之中,人们的生活被这种纽带所联系,可以在其中寻求一种相互依赖的支持,这样人们在自己的初始亲属关系集团中享有某种在这一集团之外享受不到的安全连续和持久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便拥有了一种对生活的确信。

2. 变迁中的亲属关系

传统的亲属关系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劣,物质生活匮乏,社会环境单一和静止,总之乡土社会是自给自足的,人口几乎不流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互相的关系是稳定的,长幼有序,男尊女卑。从上文的分析看,重视亲属的关系网络既是社会环境制约的,也是个人的主动选择。而当中国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加速期之后,城市化、工业化改变了人们原有的社会角色,新思想,新的生活方式和快速的社会流动涤荡着人们的大脑,广大的乡村在现代性的浸入中也开始跌宕起

伏,那么亲属关系又扮演什么角色呢。

(1) 社会态度

中国人不论生活在乡村还是城市,都清楚地体会到过年是何等的一件大事,走亲戚这项活动从来就没有被忽略过。但是仪式虽在继续,其间的各种滋味却在改变着。在访问中问及是否喜欢走亲戚这项活动时,人们的态度有了分化。老年人仍旧是非常期盼的,由于农村有分家的习俗,分家后“从父居”的传统日渐淡薄,空巢家庭增多,有些儿女可能移居外地或因出外打工等缘故一年中几乎没有时间回家探望长辈,所以老年人晚年生活非常清冷孤寂,能与孩子团聚,让家中热闹起来是他们的期盼。而且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传统习俗,不走亲戚在农村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年轻人的态度则复杂一些。有些年轻人坦言走亲戚没有什么意思,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有很多亲戚自己甚至从来都没见过,觉得拜访起来非常麻烦,认为走亲戚应该是彼此比较亲近而且又是必须走的那种。比如说外婆、姑姑,还比较有意义一点。而有的年轻人则认为看望长辈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联络感情,而且是一种孝顺的表达,此外长辈的劳动和处世经验丰富,可以向他们学习。但是问及是否喜欢与所有亲戚来往时,他们也表示出厌烦,觉得跟熟悉亲近的亲戚来往就够了。可见,年轻人并不赞同老一辈人认为亲属应该越多越好,人多势众的观念,他们不喜欢,也懒得去维系那么多的亲属关系。

之所以会有上述思想的转变,是因为年轻人觉得这项活动没太大意义。“没有意义”的潜台词我们可以理解为没有效用。社会交换理论的观点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支配,所以人类一切活动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它暗含着一种功利主义色彩。霍曼斯对于小群体范围内的微观交换的研究中提到几组影响社会交换的命题,其中最基本的是成功命题,即个人的某种行为越是经常地得到相应的报酬,那么他就越可能重复这一行为,反之亦然。年轻人觉得走亲戚“没有意义”第一是因为年轻人多愿意与同辈人沟通,彼此容易

互相了解。即使当生活遇到困难时,有可能也不愿跟长辈谈起,是因为很多时候长辈自身就是弱势群体,面对自己在外面的困难他们无能为力,还添乱。第二,对那些平日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工作多是自己在外地打工的亲戚和朋友给引见的,随着生活领域的扩张,依靠原有的亲属来实现自己发展的可能性在缩小,人们的视界最终将更多的投射在外部的社会关系上。

但不容忽视的是,年轻人并不是对走亲戚持绝对的抵触态度,这主要是从情感的角度出发的。霍曼斯社会交换理论的命题里还有一条叫做“价值命题”,是说某种行为的后果对一个人越有价值,那么他就越有可能采取该行动。那么,这里就牵涉到对社会资源的价值的评定的问题。有效用并不代表有价值。在农村,孩子基本上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所以感情的延续和互相的传递是自然的。既然对于传统的礼俗和亲属间情感的评价是积极的,就代表人们认为心中的情感联系和亲情延续是不能被抹杀的,也就是认可了走亲戚的价值和它的情感意义,那么这项活动就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2) 社会的选择和人们的选择

以上主要探讨了在时代的变化下,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对走亲戚的态度,并分析了产生这种态度的一些基本原因。下面我们把视野着重聚集于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伴随而发生的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关注在这种变动之下人们的亲属关系的何去何从。

从以往的文献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人们较多的关注外界环境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的影响,强调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种种变化,这也就是说人们侧重于分析社会结构对社会行为的决定作用。然而从笔者的深度访问中,却发现人们的社会态度,社会行为与社会结构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事实上人们的社会实践存在着结构与能动的融合。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解释框架和指导。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强调社会学研究应该超越二元论模式,他批判实证主义忽视普通人的认识构造活动,把人当作行动的傀儡,

而普通人是有认知能力的,他们的行为是有意图的,能动的。当然这种能动不是绝对的,人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绝不能忽视结构性的因素。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的亲属关系是如何发生着变化。吉登斯对现代性有过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现代性是历史发展的非连续性或断裂的结果,它与以往的社会有巨大的差异。乡土社会虽然保留着自己的很多原味,然而当城市启动了现代化之后,乡村又难免受到侵染。

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理性化。即“人们在确定行动目标和采取行动时,为了实现更高的效率,对目标和所需的手段(工具)进行选择,这些工具和手段具有较高的效率,使目标实现得更快,更容易”^[4]那么,当人们对效率和成本进行权衡的时候,就会关注自己的实在利益。而传统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在生活节奏逐渐开始加快,活动范围逐渐扩大的乡村,非理性和理性的对立开始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在访谈中,当问及除了过年走亲戚之外,平时亲戚间关系如何,是否经常走动时,人们大多表示亲戚间关系比较平淡,不会常走动,基本上互相的走动是以感情交流为主,当然也会有功利的因素。不比以前大家互相联系得那么紧密。具体涉及到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交往或者互相争斗这类事,村民表示会有这种事发生,虽然不是很多。

当问及亲戚之间的团结程度,觉得大家都是各顾各的,还是经常互相照应时。被访者第一反应的回答基本都是认为亲属之间是团结的,但是当继续追问的时候,态度便开始转变。笔者认为在村民们的心中是对传统的伦理道德怀着一种敬畏感的,他们自然地认为一些事情是“应该如此的”,但落到实处却不一定做得到。非常容易鉴别这一情况的是有关社会关怀的问题,在传统社会中“经济生活是包容在社会关系之内并从属于社会关系的,经济上的休戚与共是大家高度一体化的必然要求,这样的大家庭意味着共同的责任和荣誉,相互呼应,共同的传统,相似的职业——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观念体系。”^[7]当问到面对有困难的亲戚时,很多人表示亲戚间是

存在义务的,主要是在近亲之间,但是自己不会主动伸出援手,自己的事应该自己先努力解决。问到赡养老人的问题上,很多人表示村中儿女互相推卸责任的事屡有发生。虽然很多人生活条件得到很好改善后希望尽孝,但有些家庭,老人年龄大,长期有病,甚至常年瘫在病床上,儿女们年龄也都在五六十岁了,便会发生“久病无孝子”的情况。传统亲属间的互帮互助共度难关的传统在消减,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独立裁判权在增强,并且不避讳传统意志。现在已经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家庭,分家之后,个人生活独立,个人财产独立,所以人们的经济利益便从以前的其他利益中独立出来,所谓的义务仅仅退化到良心的层面,没有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其他力量,家规族法、乡规民约已经少有人再谈及,这样一来,人们之间的互相关怀便显得非常脆弱。

社会现代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城市化。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和社会中,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农村中城市特质增加的过程^[5]。这无疑将改变人们传统的地域观念,家族观念和生活方式。城市的不断扩张要求更多的农民工加入城市建设,但城市的福利制度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屏蔽,所以在外务工的人们还是有很大一部分选择回到乡村的。所以大量打工的人群不断来往于乡村和城市中间,不自觉地就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城市中的那些算计理性和人与人之间的游离关系以及个人主义之风在侵染着传统生活方式。不可忽视的大众传媒也在其中作用着,普及的电视甚至电脑把世界连通起来,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邻里亲属的生活中,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谈似乎更多的被新的传媒工具替代,城市的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悄悄改变着人们的心态以及亲属关系。笔者在访谈中注意到有户家庭的一个成员在毗邻村庄的一个城镇成家立业,因为工作起步诸事需要打理,生意比较繁忙的原因已经多年没有回家,即使是过年,走亲戚他也不曾参与。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据说同村很多人都有相似经历。而问起人们对这些不走亲戚的人的态度时,大家普遍表示这

些人与其他亲戚的关系自然很冷淡,但他们在外有自己的事业,和村里的人也没什么联系。虽然觉得这种行为不好,但自己家都没表示什么外人也不好再讲什么。可见,传统伦理观念不再对个人施加太强的约束力,人们对于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把握已经超越传统伦理规范。

以上我们主要关注了在社会变迁下,社会结构的变动给人们的亲属关系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但是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那就是吉登斯理论里所强调的社会结构在决定人的行动的同时,人们的各种有目的的行动本身又构成了社会,因为人有能动性,吉登斯的行动理论中指出行动者是有反思性的,他们具有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在调查的过程中,其实笔者也屡次感到人们热衷于探讨的理性化在今天农村的盛行是片面的,尽管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变化,但传统和现代的区别从来都是理想化的一种分类方法,两者是不能被完全割裂的,即使是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必须建立在对传统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之上的,否则民族性又何在,文化和历史的延续又从何谈起。而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人们从来都没有自行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选择与主张,而这种选择与社会的变迁无关。

最后问及走亲戚这项活动是不是应该一直保存下去时,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回答应该保存下去。人们的解释有:因为这是传统,就应该保存下去;亲人之间的感情是不能忽略的;人是需要感情联系的,人总是需要亲戚的等等。可见社会变迁带走了很多却不能带走人类最基本的感情需求。走亲戚既然是一种仪式性的活动,就如柯林斯对互动仪式的分析中所指出的人们互动的产生除了资本的交换外,最根本的是情感动机,即人们为了寻求最大利益的情感能量,“在这些活动中参与者在情感上得到更多的激励和提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由此而产生出一种非正规的亚文化。人们在这个文化圈中,按照互动仪式,彼此相遇,共同提升情感,从而更能承受各种生活的压力。”^[6]走亲戚这种活动正好契合了这种思想,而且不仅仅对个人来说是有益的,同时也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和团结性,这种仪式活

动所蕴含的意义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是必要的。而人们心中对这种仪式的坚信源于人们的自主选择。

3. 走向何方

以上我们分析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亲属关系的变化,一方面变动是客观明确的,另一方面它的变动又不是趋向无限的。从老中青三代人的口中我们能体会到对传统的坚守在松动,然而却总有其存在的一个空间和不能替代的位置。

在被访者的口中可以察觉到对于传统活动能否很好的延续,人们心中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的。一些年轻人表示自己的父母一代对走亲戚这种活动还是非常重视的,但是对于自己这一代人的要求下降了。虽然家庭观念没有变,但生活地域扩展了,活动范围扩大了,人们从属于更多的次级群体和组织,所以很多亲戚都不再认识,那么大范围的亲属关系便很难再维持。长辈也无法再要求年青一代向他们一样去重视家族的各种关系的维持,通常允许他们只与那些与自己关系较密切,熟悉的近亲走亲戚。

而很多事情长辈已不能决定什么,也帮不了什么忙,但人们还是会习惯于把自己的一些问题告知于长辈,是因为在心理上会把长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这种关系是任何其他关系都不能取代的,所以询问长辈只是使事情显得更完美,更顺理成章。实际上家族事务中,主要由中年人做决定,长辈不决定什么,而长辈权威只能在一定领域中发表意见。而这“一定领域”指的主要是关乎他自身的事。所以我们理解长辈权威在衰退的时候,不能认为这种权威会撤出生活的所有

领域。

所以笔者的观点是由于今天的人们对于亲属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亲属能给予人们的社会支持在缩小,对于亲属关系的维系也就不会再那么热衷,亲属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退缩到情感的领域,正如所有的初级群体的社会功能一样,除了承担着社会化的任务,此外给予人们更多的是情感的支持,以及作为一种加强社会成员的凝聚力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所以,我不同意有些学者所说的,“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会逐渐消亡,传统的亲缘关系在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中会迅速衰落下去,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也能发现尽管利益的因素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之中占据着很大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人们之间衡量亲疏远近的一个因素,但不会是绝对的,想想中国繁荣的家族企业,中国人找工作时常依赖的强大关系,中国人对关系尤其是亲属关系的让位原则,就有理由相信不仅仅是农村,即使在城市亲属关系也不会衰退。最后笔者借用有些学者所提出的“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这个概念,认为它对此问题的探索实际提供了一个思路,这对于中国农村亲属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称的上是一个很好的预测。

以上所说的的趋势令笔者想到城市人的亲属关系,城市中过年走亲戚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但人们大多已经不会不远万里去和居住遥远的老家亲人团圆,基本上都会选择彼此临近且平时往来较多的近亲吃团圆饭,走亲戚。现在农村中的青年一代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倾向,所以笔者认为乡村的人们再经历几代大约也会过渡到这种走亲戚的模式。

参 考 文 献

- [1]费孝通. 乡土中国[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47:138.
- [2]郭于华.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J]. 社会学研究,1994(6):49-58.
- [3]阎云翔. 私人生活的变革[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282.
- [4]陈俊杰,陈震. “差序格局”再思考[J]. 社会科学战线,1998(1):197-204.
- [5]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M]. 北京:北京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83.
- [6]托马斯 F. 兹纳涅茨基.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38.